

宋元明話本小說

入話

之敘事研究

◆ 金明求 著



宋元明話本小說「入話」之
敘事研究

金明求 著

大安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元明話本小說「入話」之敘事研究 / 金明求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大安，2009.01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7712-40-0 (平裝)

1. 宋元話本 2. 敘事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9705

98000945

◆ 有版權及著作權 請勿侵權翻印 ◆

宋元明話本小說「入話」之敘事研究

著 者：金 明 求

發 行 人：蕭 淑 卿

發 行 所：大安出版社

地址：100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五一號二樓

電話：(02) 23643327 傳真：(02) 23672499

劃撥帳號：10103877 戶名：大安出版社

電子郵件信箱：taan1@seed.net.tw

二〇〇九年一月 第一版第一刷 0001~100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第三四五九號

定價：新台幣三三〇元

ISBN 978-986-7712-40-0 (平裝)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自序

拙著《虛實空間的移轉與流動——宋元話本小說的空間探討》，如今已出版四年有餘，而在開始撰寫本書期間，適逢轉換任職學校，工作忙碌，未能集中心力寫作。如此匆忙的狀態之中，在我心裡一直離不開的課題就是「入話」。以前剛進入研究小說之門徑，對「入話」即感到興味盎然，當時忙於寫作學位論文，無法專注於「入話」議題之研究，內心殷切期待日後的機會。去年整理從前在學時所寫的筆記，小筆記本上填滿字跡，乃當初所羅列欲研究的主題項目，其中優先安排的主題即是「入話」。瀏覽往日痕跡，不禁感受到當時對中國小說研究的希望、期待，尤其是對話本小說，感到絕不退卻的熱情。

話本小說不同於其他小說，皆有「入話」、「正話」、「篇尾」的形式，這是話本小說固有的獨特結構，其中的「入話」結構，在整個作品的敘事藝術上，具有重要的內涵。讀者閱讀作品時，首先接觸「入話」而進入「正話」，雖然「入話」具有引進「正話」的關鍵作用，而閱讀重心仍然以「正話」為主。自然許多研究者也著重於「正話」之細膩探究，並認為「入話」僅只是進入「正話」之前的簡單敘事而已，往往缺乏深入考察。在話本小說敘事藝術中，「入話」比起以「中心」為主要特徵的「正話」，具有「邊陲」的特徵；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入話」研究經常被冷落、忽略，因此話本小說中的

「入話」，無論內容敘事或研究情形都處於「周邊之位」。

其實「邊陲」與「中心」並非對立、隔離，而有相補相成、溝通的關係。在中心的缺漏就以邊陲來彌補，「正話」可說是作品形式與內容的主幹，而邊陲的「入話」有如支線、伏筆，補充、預示作品的一些未盡之處。雖然「入話」在情節周密、主題鮮明、篇幅長短、複雜結構上不如「正話」，但由敘事藝術角度而言，其中所具備的內涵與「正話」一樣十分重要，其敘事藝術比起「正話」並無不足。若要充分理解作品的藝術特徵，不應侷限於表面形式上的「中心」與「邊陲」之別，應融合這兩個觀念來詮釋作品。因此要深入理解作品的敘事藝術，不但要仔細觀察「入話」形式結構，而且要注意在「入話」所運用的自成系統、多元的敘事方式。

近年來研究話本小說者不多，研究小說的「入話」者更少。許多學者認為話本小說「入話」研究一定有限制，無法繼續開展，並且他們認為「入話」主題，可離於作品主要形式特徵與內容意義，所呈現的研究成果也不全面。在這種的冷僻氣息中，繼續研究「入話」實屬困難，一方面一定要克服學術上對「入話」的偏見，另一方面必須重新整理零散的資料，和明確區分「入話」範圍，並運用新的解釋方式來剖析其中所蘊含的敘事特徵。幸而研究宋元明話本小說「入話」的一些單篇與學位論文，內容充實、分類清楚、解析精準，予筆者頗大的啟發，但仍與筆者有不同的看法與切入點，必須再重新調整、分類。

本書主要共有六個章節，第一章〈開篇點題，渲染氣氛——《京本通俗小說》中「入話詩」之敘事運用〉；第二章〈預構情境，引人入勝——宋元話本小說「入話」之「大眾化」敘事藝術〉；第三章〈造意為奇，樂於說話——宋元話本小說「入話故事」之「大眾化」敘事藝術〉；第四章〈引俗入雅的過渡——明話本小說「入話體制」的「典雅化」敘事藝術〉；第五章〈「詩文兼用」的規範定型與有機調和——明話本小說「入話敘事」的「典雅化」敘事藝術〉；第六章〈「典雅化」的敘事趨向——明話本小說「入話故事」之「簡敘」、「略敘」、「鋪敘」敘事藝術〉。除了〈開篇點題，渲染氣氛——《京本通俗小說》中「入話詩」之敘事運用〉之外，皆以「大眾化」、「典雅化」來貫通整篇文章。「大眾化」是宋元話本小說的主要敘事觀念，故以「大眾性」嘗試深入分析「入話」，總括宋元話本小說「入話」的大眾性問題。「典雅化」就是明清話本小說「入話」中出現的獨特特徵，在明話本小說「入話」，經常出現「大眾性」與「典雅性」的過渡現象，此乃敘事藝術轉為「典雅性」的理論基礎。雖然明話本小說和清話本小說相較之下，「典雅性」顯示並不全面，但比起宋元話本小說，確有「典雅性」的敘事特徵。

在研究宋元明話本小說「入話」的過程中，研究範圍界定與收集資料過程，實則曲折艱難。研究範圍界定而言，最困難的是分辨作品時代之斷定。因為明話本小說出版往往跨在明清之際，難以釐清明確的出現年代。雖然花了不少時間去調查，

還是存有一些不太確定的作品，目前依循學界上所接受的看法。

收集資料方面，在韓國收藏的資料不多，搜尋亦不容易。因此利用每年暑假、寒假前往臺灣找資料，同時繼續查詢在韓國所藏的原文資料，經常得到圖書館的協助，甚至於特別為我延遲關閉圖書館古書藏書室，是銘感在心的難忘回憶。每次碰到困難時，懷疑著這項研究是否真有付出如此心力的代價？有一天極為煩惱之際，腦海中突然浮現求學時到圖書館的回憶，懷念著圖書館裡滿滿的書架、清新的書香、溫暖的光線，再想起來閱讀的興奮、喜悅、熱情，便得到再奮鬥向前的意志。

數年來一直想要研究的主題，急忙間寫了一部份了。這本書並不是完整無缺，難免運用理論的漏洞、參考資料不足、解析作品不深，皆因個人能力有限、考察或有不周的部分，希望讀者提出寶貴的意見來指正。在此亦向寫作此書過程中不斷予我關心、協助、建議的老師、同學、好友們，致上深摯謝忱。

2009 年 1 月

宋元明話本小說「入話」之敘事研究

目 錄

自序	i
第一章 開篇點題，渲染氣氛 ——《京本通俗小說》中「入話詩」之敘事運用	1
一、前言	3
二、「入話詩」在《京本通俗小說》中的敘事功能	12
三、「入話詩」在《京本通俗小說》中的運用特徵與技巧	26
四、結語	35
第二章 預構情境，引人入勝 ——宋元話本小說「入話」之「大眾化」敘事藝術	39
一、前言	41
二、「入話」形式的基本類型	47
三、敘事技巧的變用	66

四、結語	80
第三章 造意為奇，樂於說話 ——宋元話本小說「入話故事」之「大眾化」敘事藝術	83
一、前言	85
二、「入話故事」內容的分類	87
三、虛幻世界的彰顯	94
四、驚奇與俗事的融合	97
五、適俗的情節與格調	103
六、結語	108
第四章 引俗入雅的過渡 ——明話本小說「入話體制」的「典雅化」敘事藝術	111
一、前言	113
二、入話結構的規範化	120
三、「入話」篇幅的增長	128
四、「入話詩詞」兩頭結構的完成——「篇首」與「結尾」	137
五、結語	145

第五章 「詩文兼用」的規範定型與有機調和 ——明話本小說「入話敘事」的「典雅化」 敘事藝術·····	147
一、前言·····	149
二、「入話」之「詩文兼用」定型範式·····	155
三、「入話」之「詩文兼用」有機接合·····	167
四、入話與正話、篇尾「詩文兼用」的聯繫滲透·····	180
五、結語·····	189
第六章 「典雅化」的敘事趨向 ——明話本小說「入話故事」之「簡敘」、 「略敘」、「鋪敘」敘事藝術·····	191
一、前言·····	193
二、敘事形式的繁簡表現——「簡敘」、「略敘」、「鋪 敘」·····	198
三、簡敘：「對話」、「概略」、「綜合」的不同敘述方 式·····	212
四、略敘：趨於「概略」與「對話」接合不同類型的敘述方 式·····	222
五、鋪敘：具備「起承轉結」的「綜合敘述」方式·····	231
六、結語·····	239

· 宋元明話本小說「入話」之敘事研究 ·

參考書目	265
------	-----

第一章 開篇點題，渲染氣氛

——《京本通俗小說》中「入話詩」之敘事運用

提 要

在《京本通俗小說》中韻文的運用相當豐富，各種韻文按照小說情節、場景、結構而在形式上有不同的安排，其中在「入話」所運用的詩詞最具特色。它可說是引入「說話」的紐帶，亦是在正話開始之前很重要的展示形式。作者在開篇中運用詩詞時，以多樣的方式來呈現其運用技巧，而往往藉敘述者的口吻來評述論斷，與情節進行有著不同程度的關涉。在「入話」中常用詩詞的原因，除了開場時延長時間的現實需要之外，也有作者揣探如何安排布置詩詞，容易讓讀者（聽眾）接受的考慮，也有賣弄詼諧、才情等單純顯示文才之特徵。《京本通俗小說》開篇的「入話詩」有兩種不同的現象：直接表現文旨，提舉綱要，暗示內容；另外則無關文旨，僅是醞釀場景的氛圍、喚起讀者的注意，或間接達到文人逞才的目的。雖然

有兩個不同的現象，但從提高敘事功能、展現運用技巧的角度來看，「入話詩」不論是否影射作品的主旨，皆具有其藝術價值。

關鍵詞：京本通俗小說、入話詩、敘事功能

一、前言

宋元話本小說中所運用的韻文不少，而且其種類也相當豐富。小說與詩詞的混合現象，是中國古典小說上常見的形式。中國古典小說中詩文融合的現象自魏晉的《搜神記》與《世說新語》二書開始，繼而為唐代小說，其受到俗講、變文的啓示，而產生如張鷟〈遊仙窟〉文中多雜詩歌的傳奇，以及〈鶯鶯傳〉、〈柳毅傳〉中那樣故事與詩歌混合的小說形式¹。尤其晚唐作品，更進一步吸收傳記、詩歌而成長，其中詩歌部份所佔篇幅固然有限，然而細繹其中詩歌的內容與深意，往往發現其為整篇文章主題之寄託。其本身除具有「詩筆」之外，更極富「史才」與「議論」²。到宋元話本小說也出現如此的現象，話本小說中運用詩詞的現象更顯出作者的描寫技巧與情節安排的巧思，此與魏晉小說、唐傳奇不同，而具有獨特的性質。

話本小說興盛與宋元「說話」活動多所關連，而宋元「說話」活動之產生與盛行具有社會經濟的因素，其中修辭技巧亦

¹ 參考郭杰，〈中國古典小說中詩文融合傳統的淵源與發展〉，《中國文學研究》，1995年第2期，頁14。

² 宋人趙彥衛認為，傳奇小說「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見（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第八，頁135。

往往因商業利益或競爭而增進。就其書寫或表演形式的形成而言，商業與印刷術的發達、個人主義抬頭、商人或手工業者等新興階級地位提高³，對社會要求享受娛樂活動，於是在文學上反應出如此的文化現象⁴。當時「說話」活動對話本小說的形成實有影響⁵，所以出現專業「說話」的藝人與說故事的場

³ 宋代的經濟成就是顯著的。從北宋建立至南宋滅亡這三百多年中，經濟幾乎是一直上升的。宋初大興水利，擴大農田，增加農戶，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隨著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與發展，城市裡的商業與手工業也欣欣向榮。這種情況在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裡有生動的描寫。北宋滅亡之後，儘管在金統治下的中原地區，經濟的發展曾受到了一定的破壞，但當時仍處在漢族政權統治下的淮水以南地區與川陝一帶，經濟仍在繼續向前發展，無論是農業、手工業還是商業都呈現出繁榮的局面。如此經濟繁榮的基礎上，宋代的文化、教育自有長足的發展。宋代工商業的發展，促進了都市的繁榮，從而形成廣大的市民階層，歌樓舞榭，盛極一時，表演技藝的場所空前繁榮，是話本發展的重要條件。隨著宋代刊刻、印刷業的發達，尤其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傳統的和新創的文化藝術成果，不但能夠保存下來，而且還能廣泛傳播。可以參考吳璧雍撰，〈從民俗趣味到文人意識的參與〉，收錄於蔡英俊、劉岱聰主編，《意象的流變（中國文化新論，文學篇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年），頁422-424；吳組細、沈天佑，《宋元文學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8；謝桃坊，《中國市民文學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頁3-8；吳剛，《中國古代城市生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42-46。

⁴ 參考吳組細、沈天佑，《宋元文學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224。

⁵ 參見許麗芳，《古典短篇小說中之韻文運用及其相關意義——以唐傳奇、

所「瓦子（瓦舍）」⁶。說書藝人在場上說故事時，以詩詞來表現出情節的進行、主題的評論、場景的描繪、人物形象的刻畫等實際的功能。另一方面誇示詩才，滿足聽者（讀者）對娛樂、玩弄、嘲諷文學的需求，以及表達壯志難伸的憂鬱，在企圖「雅化」通俗文學的寫作動機下，也有重要作用。

話本小說經歷了說話藝人、話本撰著者的長期積累和反覆修改，最後形成了較為穩固體制與範式，即「題目」、「入話（頭回）」、「正話」、「篇尾」的幾個部分。其中「入話」的定義各家說法不一，即僅指開場詩（詞），或包括開篇故事、詩詞等⁷。在《清平山堂話本》每篇篇名底下，都有「入話」這

話本小說為主》（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年4月），頁66。

⁶ 據《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夢粱錄》等記載的汴京、臨安兩地的說書藝人就有一百餘人。這些人有的本是賣藝人，大概出身於小商小販，有的則是落第士子，或至少讀過書，他們不但有吸引聽眾的口才，而且也能夠編寫話本。而瓦舍也猶如雨後春筍般，盛況空前，如新門瓦子、桑家瓦子、朱家橋瓦子、州西瓦子、保康門瓦子、州北瓦子等。可以參考趙伯陶，《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64-68；周兆新，〈「話本」釋義〉，《國學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95-198；孟昭連，〈作者·敘述者·說書人——中國古代小說敘事主題之演進〉，《明清小說研究（南京）》，1998年4期，頁139-140。

⁷ 「入話」在話本小說的體制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歷來許多研究者對「入話」一詞的定義提出各自相異的見解，可以歸納為三種不同看法。

其一、「篇首」與「入話」之不同。胡士瑩在《話本小說概論》的「篇首」與「入話」項目中詳細說明：「通常都一首詩（或詞）或一詩一詞爲開頭。這些詩詞，有時也稱『言語』，有自撰的，有引古人的。大抵都是念白而不是唱詞。」；「在篇首的詩（或詞）或連用幾首詩詞之後，加以解釋，然後引入正話的，叫做入話。」易言之，開頭的詩詞（韻文）就是「篇首」，其之後解釋的非韻文就是「入話」。其二、「入話」可以包括開頭之詩詞與其之後的解釋。歐陽代發在《話本小說史》一書中提到如此的看法：「開頭的詩詞及其後又引的詩詞以及解釋等，都是『引入正話』的『入話』部分。……『入話』只是『正話』的引子，屬附加成分，因而可多可少，可長可短，這在體制上並沒有一定之規。於是僅引一詩或一詞，也可算是『入話』了。」王定璋《白話小說——從群體流傳到作家創造的社會圖卷》也有類似的說明。其三、包括開頭之詩詞與其之後的解釋以及短篇故事、閒話。莊因《話本楔子彙說》云：「有時僅指開卷詩或詞而言，但實際上有時並不如此，可能包括一則故事或閒話，成爲一個極長的楔子。」；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中更詳細說明「入話」的不同種類：「『閒話』或『詩詞話』之類；以一詩或一詞爲『入話』；以與正文相同的故事引起，以增『相互映照』的趣味；以與正文相反的故事作爲『入話』，以爲『烘托』或加重講說的局勢。」李本耀《宋元明話本小說研究》中就把開場詩（詞）、詩評、議論、漫談、引子故事統合爲「入話」的範圍。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張敬《詩詞在中國古典小說戲曲中的應用》中亦有相同的說法。「篇首」一詞，首見於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胡士瑩的《話本小說概論》，資料收集齊全、論述詳實而週到，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方面，儼然成爲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著作。但此書亦有未盡之處：對擬作的認定問題；對「話本」一詞的意義；「入話」的範圍等。前後研究話本小說者，收集豐富的資料、進行詳實的考證、提起仔細的推論，就對他所言之「入話」的定義方面，往往提出不同的看法。其實宋元話本小說中的「入話」，有時無法像胡士瑩